

北非觀戰歸來

劉方矩

蔚藍色的地中海終篇

杯酒高歌三呼萬歲

(七月二十九日)

忙着檢行李通霄不曾睡覺。我將洗澡間的磅秤拿到房間裏，把檢好的行李，一件一件地自行「過磅」，太重，結果丟了一只皮箱不算，還犧牲了許多零碎東西。真悔不該當初出國的時候帶那麼多的行李，要不是英方中東軍總部多方幫忙，多給我們一百公斤的重量，恐怕帶來的衣物要丟掉大半。

清晨四點半從寓所出發到水上機場，陳開懋兄夫婦、老顧和薛史東准將，全都前往相送。在我們這三個多月訪問中東和北非期間，薛史東准將有始有終熱心誠懇地協助本團，使我們能圓滿達成任務，可感！

六點正，我們所搭乘的「英國海外航空公司」飛船離開了水面，鼓翼東飛，一霎眼間，中東小巴黎的開羅在視線中消逝了。

我一直是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地睡，一直睡過了死海，睡到了巴斯拉。飛船於下午三點多鐘在

巴斯拉降落，熱浪陣陣襲人，熱得不得了！記得我們三月廿二日途經此地的時候，還冷得很呢。差幸我們下榻的「沙烏地阿拉伯大飯店」房間，全有冷氣設備，不然，可真吃不消。

掛牌行李還是太重，我在登機的時候，不得不將一些零碎東西隨身攜帶，真有豬八戒背妖精越背越重之感。洗了一個澡，獨自靜靜坐在這舒適的房間裏，補記了前、昨兩天的日記。

因為現在是溽暑盛夏，所以旅館的晚餐，是在庭院的草地上吃的，晚風陣陣拂面，倒也不覺得怎樣熱。飯後，我和褚彪同坐在庭院的鞦韆椅上，一面呷着冰冷的啤酒，一面漫無目的地閑談；從飛機、大砲極嚴肅的作戰建軍問題，聊到了音樂、女人極輕鬆的風花雪月，不知不覺聊到九點多鐘纔回房睡覺，明天一早三點多鐘，還得起來趕路呢！

(七月三十日) 伊拉克這個地方真是悶熱，熱得不得了！雖然旅館房間有冷氣裝置，夜裏還是悶熱得要命，因為和我同房間的這位褚彪兄太

「養生有道」，他不但不喜歡電風扇，甚至在睡覺的時候，還把冷氣給關閉了。

清晨三點一刻便起來了(我是第一個起床的)，從容地檢好了行李，喝了一杯早茶，四點三十分乘汽艇登上了飛船，五點五分在晨曦中掠過水面東飛。一路上又祇是昏昏沉沉地大睡。八點多途經巴林島降落加油，在「英國海外航空公司」招待所裏吃了一頓精美可口的早餐，接着，又是昏昏大睡，睡得連午飯全誤掉了。飛船降落在水面上的時候，悶得熱得不得了，飛到高空以後，卻又有點高處不勝寒的冷意，非蓋上毯子不行。傍晚，在夕陽普照中看到了一簇簇紅瓦屋頂大廈構成的現代化都市鳥瞰畫面，我們又回到了「別四月的喀拉蚩」。在航空站迎接我們的，有航委會駐喀城辦事處主任鄭汝鋪少校和空軍駐喀人員，以及英印軍喀拉蚩地區司令部派來的一位少校。進了航空站以後，行李由那位英軍少校和小林招呼，我們則驅車到「卡爾登旅館」匆匆地洗了個臉，趕到「中國飯店」赴鄭少校邀請的晚宴

宴會裏的客人，除本團的四個人以外，還有空軍派到美國學習機械的人員，其中，有位梁瑞麒中尉，還是在「南開」的同學。承主人和其他客人的敦請，我們每個人即席各作了一篇簡短的報告，報告在北非觀戰考察的觀感和心得。然後，大家都拿出了丘八精神，豪邁地縱量狂飲，齊聲引吭高唱着抗戰歌曲，我們底粗獷笑聲和雄壯歌聲，不但震撼了「中國飯店」底小小餐廳，而且也震撼了飯店老板和侍者底心弦，震撼了我們每個戰友底心弦。最後，大家三呼「委員長萬歲！」「中華民國萬歲！」纔盡興而散。回到旅館，大家全都帶了七分醉意。這是我們這次旅行期間最熱情奔放的一夜，也是最值得回憶的一夜！

(七月卅一日) 醉臥了三個多鐘頭，清晨五點一刻便起來了。六點離開旅館，飛船七點起飛，離開了喀拉蚩。我在空中吃了一頓早餐，便仰頭大睡，中途在瓜利尼下了不少客人，又上了不少客人，這些都是我夢境以外的事情，我一概不知，因為我一直是在睡。

午後四點多，我在夢境中倚偎在媽媽懷裏，享受着久已模糊了的慈愛溫馨，驕地，船身一陣劇烈的震盪把我驚醒了。我向窗外望去，什麼也看不見，整個空中彌漫着一片濃烟般的烏雲，飛船鑽在濃雲裏飛着。陣陣驟雨打擊在金屬的船身和機翼上震耳欲聾；閃電衝擊在機翼上，發出耀目的銀白閃光，這是「風暴」！現在正是印度的「風暴雨季」，前幾天有一架和我們這架一樣的「英國海外航空公司」飛船，連同十四個乘客，

就在這種情況之下失蹤了。出發前聽見到這段令人倒胃口的消息，現在又身歷其境地體驗到這驚心動魄的場面，真不禁有「此番我命休矣」之感。飛船像醉翁一般地搖曳擺動，東倒西歪地穿過一重重的烏雲和一陣陣的驟雨中。等看到下面綠油油的一片田疇，大家一顆已經提到嘴角的心，纔終於又回到了胸膛裏。飛船底到達時間略遲，六點鐘，我們終於平安地降落在加爾各答的水上機場上。

當時，祇有加城總領館的鄧先生在站相迎，等了半天，不見英方來人，我們便驅車直奔「大東飯店」。空軍的羅上校和鄧上尉全在那兒迎候，鄧上尉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纔用電話從當地司令部找來一位英軍上尉，和旅館商洽好了房間。洗了一個舒服澡，晚上到中國飯店吃飯，回到旅館，已經夜深一點多了。雨季中的加城倒還不熱，不過卻有點混身發黏。我們預定在加城好好地休息五天再飛回重慶。

風姿依舊今非昔比

(八月一日) 早晨又仔細地將「考察報告書」從頭校讀了一遍，交代小林抄錄目次，然後，由他送到書店去裝訂。整個早上，第五軍辦事處和航委會辦事處的人，川流不息地來訪，大家談天說地，問東道西地熱鬧得不得了，他們說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病勢沉重，大概拖延不了幾天。中午，大家到中國飯店吃過了午飯，又到此地一家有名的咖啡店吃了咖啡，隨即驅車到加城郊區各名勝遊覽，走馬看花地看了公園、博物館和

回教禮拜寺，林將軍替我們照了不少像片。雨季的加城時陰時雨，坐在屋裏悶得混身發黏，坐着汽車到處兜風，倒也是一大樂事。

昨天一到此地，鄧上尉便突然地問我：「您底英文名字是不是叫做 Francis？」我點點頭，接着，他使用英語以頑笑的口吻對我說道：「上校，您牽涉在一件重大案子裏了，她是一位綺年玉貌的小姐！」經我再三追問，他纔一五一十地告訴了我，我不禁呼了一口長氣說道：「哦，原來是她！」

原來他所說的那位小姐是 Mable 黃，說起我之認識她，已經是兩年前的的事了：民國三十年，我隨商震將軍所率領的「中國軍事考察團」到新嘉坡訪問，在那裏結識了她底妹妹 Nelly，在那裏盤桓的半個月期間，承她姊妹倆——尤其是 Nelly 幫了我不少忙，也解除了我不少客中的岑寂。她們底父親黃兆珪先生，是新嘉坡有名的富紳，在馬來亞，只要提起 S. Q. Wang 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自從離開新嘉坡以後，便沒有再見過她們，不過，我們中間卻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特殊感情，僅僅是普通的朋友而已，經鄧上尉這突如其來地一問，真是問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

晚半天，她來到旅館看我，依然是那樣地活潑健談，身上穿着美國陸軍紅十字隊的護士制服，佩帶着中尉領章，越發顯得婀娜綽約。彼此乍一見面，真是有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之感，談起兩年來人海滄桑的參商變化，我們都不禁感慨係之。當我問到新嘉坡被日軍佔領以後她家庭和

個人底近況，她底眼眶紅了起來，她深深地歎了口氣：「唉！今非昔比了……」，「……」接着，我們中間一陣沉默。因為怕過分觸動她底傷感，我便將話題扯到其他方面去。我留她在旅館餐廳裏吃過了晚飯，纔坐車送她回到寓所。

(八月二日) 早晨到大飯店樓下理了一個髮，在一家服裝店定做了兩付金線綉的領章。中午，赴總領事保君健先生邀請的午宴，席間大家談起此地中國軍人和商人底種種不法情形——走私、扣留、押解回國——真是一塌糊塗！

林主席在昨天清晨逝世了，國民政府主席由蔣委員長代理，這是今天總領事館接獲的官電消息。

英軍地區司令部的連絡官來通報我們，他們已經代我們五個人預定了飛重慶的「中國航空公司」飛機座位，大概後天可以走。從今天算起，我們在加城還有兩天的停留，兩天以後，我們便可以回到一別四個半月的家了。

傍晚 Mable 來旅館，我請她還有林將軍、褚彪和鄧上尉在中國館子吃飯，飯後，我和她又到一家咖啡店吃了點冷飲醒酒，兩人東扯西拉地長談，送她回寓所我再回到旅館，已經是午夜後一點多鐘。

前年「中國軍事代表團」訪問印度的時候，英軍單位派了一名印度僕人叫阿布杜的侍候了我卅二天，今天早晨他跑來旅館，送了一只石膏神像給我作紀念。並且請求繼續為我服務，我收用了他。這樣，我可以省不少心；買東西可以不用自己跑，房間可以整理得有條不紊，離開此地的時候，行李也可以不用自己收拾了。

時候，行李也可以不用自己收拾了。

加爾各答何其萎頓

(八月三日) 儘管是整天落着毛毛細雨，儘管氣溫不高，可是混身毛孔裏，卻不斷滲出不得來自何處的臭汗，弄得混身發黏精神萎頓，從一早被送早茶的阿布杜喊醒，到現在還是有點懶洋洋地無精打彩。吃過早飯後，正自無聊地望著窗外溼漉漉的暗灰色天空出神，忽然聽到一陣斯文的敲門聲音，隨着我一聲“Come in!”進來的，原來是新任駐華法國武官翁布期中校底太太。我昨天在旅館餐廳裏碰見到她，她說在此地等候了好多天，還不能得到「中航」公司的優先座位到重慶去，求我設法幫幫忙；當天下午我便轉託保總領事，請他通知「中航」公司。這時，她是特地來向道謝的，說是明天可以成行了。

午後他們全出街去了，我一人閒得越發無聊，獨自在房間裏翻閱報紙，連廣告和報屁股全讀了個够，最後，我決心到中央信託局辦事處，找沈祖同兄閒聊，在他那兒一直坐到傍晚纔回旅館。

李副領事能梗兄夫婦晚上來旅館看我，談了半天，他們要請我到他們家裏吃飯，經我回說明天也許要離開，即或不走，怕也忙得沒有功夫，好不容易婉婉卻掉了。他們又堅持要買票請我看電影，片子是「亂世家人」(Gone With The Wind)，這是一部我久想一觀為快的名片，同時，他們這份盛意，的確也情不可卻，我便答應了。送他們出旅館大門的時候，不期在樓下起坐

間裏，碰到了耀漢和小楊，他們隨同史迪威將軍今天纔來此地，我便又將他們兩位請到房間閒談，一直談到夜裏十一點多鐘。

(八月五日) 昨天的日記沒有寫，也實在沒有什麼值得寫的。我整天都在神經兮兮的氣氛裏度過的，要寫，落在紙上的，還是一片空白。昨天晚飯以後，一直到今天凌晨三點多鐘，心情特別不寧，躺在床上，翻來覆去就是無法入夢，我索性從床上爬了起來，在房間裏踱來踱去，在一個半小時之內，我竟「奇蹟」地狂吸了四十多隻香煙。後來，又一口氣將半瓶威士忌喝了大半，心裡纔微微舒暢了一些。最後終於倒在沙發裏昏昏睡去。

早晨九點鐘纔醒，起來到洗澡間一照鏡子，面龐發青，兩眼已經凹了下去，我又不覺望着鏡子裏面的我，啞然失笑起來，青年人底心理，往往連他自己也有點莫明其妙！吃過了早點，和林將軍上街買東西，走到一井水菓店門前，看到了又肥又大的芒果，我便挑了兩隻青一點的準備帶回重慶，芒果是妻最喜歡吃的水果。

午後一點多，Mable 來旅館和我一道吃中飯，昨天李能梗兄送來四張今天看「亂世佳人」的電影票，我原是約她去看電影的，可是，今天早晨總領事館又來了通知，說是主席國喪，停止娛樂三天，因而看電影這計劃祇好放棄了，飯後她在房間裏閒談，直談到傍晚有客人來訪。客人是林將軍底朋友「中航」公司飛行員余光德先生，他請我們在「南京酒樓」吃晚飯，除本團四個人之外，還有航委會駐加城的羅上校和鄧上尉

、「中航」公司另外一位飛行員夫婦和另兩位華僑小姐，還有 Marie。因明天我們就要回重慶了，在座的人有的是多年老友，有的是萍水相逢的新知，大家齊集在一起把盞暢敘，都不禁有杜工部「贈衛八處士詩」詩句裏的那種情懷——「今夕後何夕，共此燈燭光……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所以都放量暢飲。我們一共喝了十多瓶香檳，空瓶子橫七豎八地，堆滿了屋角，大家都喝得醉態可掬的。飯後，我和鄰坐車子送 Marie 回她底寓所，三個人坐着汽車在馬路上足足兜了一個多鐘頭的風，我回到旅館，已是午夜一點多鐘，阿布杜已經將我底行李檢清楚了，他一件一件地點交給給我。

四個半月萬里長征

(八月六日) 清晨四點鐘起來，到樓下「中航」公司辦事處過磅，爲了帶給妻的兩個芒果和孩子的兩個玩具，我丟掉了一雙舊皮鞋。印度海關不會檢查我們底行李，不過，我們裝文件的那兩口最重的皮箱，得由下一班飛機運去。七點多到了機場，因爲飛機發動機發生了故障，弄到八點纔起飛，我們帶的行李太重，所以這架班機的乘客並沒有幾個人。

在飛機上吃了早點以後，便倒在座位上昂頭大睡。過了丁江飛機便一直爬昇到一萬八千多英尺，我覺得非常不舒服，不過還好，還沒有暈機嘔吐。

午後三點多，便從飛機窗裏看到了滇池、高曉和楊家村，那是去年我們遠征軍入緬作戰以前

「參謀團」最初運籌決策的地方，也是遠征歸來以後和妻客寄居自炊自爨的所在，當年她滿頭大汗混身灰塵忙進忙出的情景恍在目前。三點半鐘，我們降落在昆明巫家壩機場，回到這一別四個多月祖國的懷抱。飛行員告訴我們，今天時間已經太晚了，他決定今天在昆明過夜，明天一早再飛重慶。

我們下機以後，便到下榻所在的空軍招待所，洗了臉休息了一會，應空軍第五路司令官晏玉路上校底邀請，進城到「冠生園」吃晚飯。飯後，我和團長胡將軍到翠湖第五集團軍總司令部看杜聿明將軍，和他暢談這次在北非觀戰的心得和觀感，談到我國將來裝甲部隊建軍的問題，大家不免爲之喟然，沒有輕重工業基礎，是不遑侈論建軍的！杜總司令堅持要爲我們兩人接風，情不可卻，於是，我們又在一家福建館子吃了這三小時來的第二頓飯，肚子脹得要裂！吃飯的時候，杜總司令問我：「怎麼樣，方矩，到我這兒來穿草鞋好不好？」兩年以來，他這個問題已經問過多少次了，我底答案還是：「請讓我再考慮考慮。」飯後，我又和團長到「大新商行」探望老友周子剛兄夫婦，回到巫家壩機場空軍招待所，已經九點多鐘。晚上有點冷意，蓋着棉被被睡覺正好，蚊子多得出奇，如果沒有蚊帳，簡直不能入睡。

(八月七日) 夜裏冷得很，睡得不大舒服，清晨三點多便起來，登上飛機以後，離開了昆明，七點三刻，我們終於降落在重慶珊瑚壩機場上，完成了這爲期四個半月，全程一萬七千多英里

的長征。

岳母和姨妹小開在機場接我，她們說，妻到成都去了，剛剛走不幾天，要一個禮拜以後纔回來。機場海關免驗放行了我們底行李，可是，如何回家卻成了大問題——一大堆行李，而卻沒有交通工具！我對於「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這句俗諺底時代性，一禁發生了懷疑。幸虧林將軍仗義幫忙，他教我在機場等着，等他坐航委會派去接他的車回去以後，立刻放回來送我們回家。

回到國府路家裏，一切景物依舊，祇是少了個她，千里迢迢帶回來的兩個芒果，一個給岳父吃了，另一個卻便宜了開妹。小兒子同同呆呆地看着我一言不發，好像不認識我個爸爸似的，外婆催了他半天，纔從小嘴裏迸出了一句「爸爸！」妹妹看到我，也顯得有點兒怯生生的，團長交代大家，休息兩天以後，再集會商討本團結束和辦理差旅費報銷問題，然後，再靜待委員長召見。

夜深久久不能入睡，索性爬起來站在陽台上，一邊抽着香烟，一邊遠眺着嘉陵江上的漁火出神。我閉起眼睛，回想過去這四個月半萬里長征的情景，那蔚藍色地中海底萬頃波濤，彷彿又呈現在我眼前了。(全文完)

訂閱中外雜誌
請撥電話七七二四八〇